

长篇小说选刊

21世纪
新经典文库

活着之上

阎真——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活着之上

阎真 /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着之上 / 阎真著. —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2017.7

(21 世纪新经典文库)

ISBN 978-7-5455-2815-2

I. ①活… II. ①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2538号

活着之上

出品人 杨政
著者 阎真
责任编辑 陈文龙 孟令爽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5千字
定 价 32.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815-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浩荡的民族新史诗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建明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这是当代中国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也是作家、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与其他文学体裁，长篇小说是最接近于“史诗”的一种文体，长篇小说巨大的体量和包容量为创造新史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中外文学史上，无论是《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还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经典作品都以其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的揭示与探索，在文明的星空中闪烁着璀璨而永恒的光芒。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长篇小说汲取国外文学的经验，

又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在文学领域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茅盾、巴金、老舍、萧红等新文学作家描绘现代中国人的经验、情感及其变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新兴的“人民文学”在解放区得到了实践，并在建国初的“十七年”中进一步发展，赵树理、柳青、丁玲、周立波等作家的长篇小说描绘当代中国人的实践与变革，记录下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潮的风起云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成果更加丰硕的时期。其创作数量远超以往，现在每年都有五千部左右的长篇小说问世（这还不包括网络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作家的创作活力。长篇小说的类型更加丰富，在严肃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外，还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长篇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广，不仅在国内流传，而且跨出国界，在海外赢得了读者。当然伴随着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的增多，也出现了质量良莠不齐、注重娱乐效果等现象，但无论如何，作为当前文学界最为人瞩目的文体，长篇小说无疑负载了更重要的使命。

《长篇小说选刊》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大型文学刊物，在每年发表和出版的大量长篇小说中，披沙拣金，记录和见证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潮流和出版态势。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库，一部流动的文学史。这些精选的优秀之作，不仅经受了读者与文学的检验，也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其中不少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已成为时代经典和值得我们反

复品读的民族新史诗。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从《长篇小说选刊》的作品中精心选择了 100 部影响力深远的长篇小说，辑成“21 世纪新经典文库”，以展示中国文学创作成果，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我们期望这一文库可以成为检阅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一种形式，更好地激励当代作家潜心创作，勇攀高峰，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

活着之上是什么

彭学明

阎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追求者，也是理想主义写作者，从《沧浪之水》到《因为女人》再到《活着之上》，阎真都在忠实着自己的理想，为着自己的理想主义而书写。忧郁、忧患、忧愁，沉实、沉稳、沉静，是其理想主义书写的基调。有纬度，有深度，有向度，有力度。纬度是其生活的点与面，深度是其思考的深而沉，向度是其精神的高与洁，力度是其艺术的厚与重。

《活着之上》起笔是从死写起。我——聂致远，小时候看到的死人景象，是大人们活着的理由，是小孩看热闹的所在，是所有人的归宿。这起笔很妙。看似闲笔，实则是为现实中的活着做伏笔。小时候对死的热闹景象的欢乐奔走和懵懂不知，与长大成人后在清醒中活着的挣扎与纠结，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对比抑或互补，从而告诉人们，活着是需要力气和力量的，活着是需要智慧和能力的，但活着之上是有良知和底线的。

之所以活着需要力气和力量，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变成了高速运转的物欲机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和零部件，都身在其中，逃不掉，都需要有力气和力量，才能不被磨损、报废和抛弃，才能一点一点地到达目的地。聂致远真正体会到活着的考量，是从考上大学开始的，从大学毕业论文的优劣，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潜规则，再到大学教书时对学生考试成绩和毕业论文、自己学术奋斗和职称评定、老婆编制待遇和生活生计、学校学科建设和目标管理等，我们看到的是大学这台原本圣洁的学术机器是怎样被庞杂的社会机器一点点磨损、一点点破坏、一点点毁灭的；看到在人生这个社会链上，一个原本纯洁的人追求一种完美人生时，是如何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如何在坚守中备受良知的考验和煎熬的。在一个极为世俗和功利的社会里，生活秩序和人生秩序，都被社会秩序完全左右；生活品格与人生品格，也与社会品格密切相关。没有一个完备的社会秩序，就不会有一个完备的生活秩序和人生秩序，社会秩序的紊乱，必定造成生活秩序和人生秩序的紊乱。同样的，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品格，就很难有一个完美的生活品格和人生品格，社会品格的不完美，必定会带来生活品格和人生品格的不完美。女大学生范晓敏，只因为其父亲是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处长，学校领导就可以没原则地让她“当选”班干部，让她没考试也得高分，让她毕业保送公费出国。一个男大学生刘沙，只因为其父亲是富商，就可以天天不来上课，甚至扳倒自己的指导老师，硬是将自己的挂科成绩改成及格而顺利毕业。权和钱，把学校的品格和教育的品格，就这样彻底污染收买。公平、公正，在圣洁的殿堂里也成了奢望和废品。所以，那个姓聂的，志当存高远的聂致远，每违心地做一回，就痛苦地纠结一回。

悲哀的是，为了一家的生活，为了自己的人生，他自己也常常身不由己地去委屈自己。为了考博，他违背自己内心的尊严，托关系找人求人。为了工作，他违背自己内心的尊严，讲好话去求他骨子里瞧不起的蒙天舒。工作后，为了能够在权威刊物发表文章，他违背自己内心的尊严，花光积蓄去买版面。为了老婆的编制能够得到解决，他违背自己内心的尊严，提着礼品去求老婆单位的领导和评委……他的生活秩序和人生秩序，全被社会秩序彻底打乱；他的生活品格和人生品格，也被社会品格所干预。所以，当他每求人一次，就感觉自己的膝关节弯了一次，人矮了一截。特别是当他看到自己亲自带出来的学生张一鹏被世俗的染缸染得圆滑世故时，他更是一次次地警告学生、反思自己。

聂致远这个形象是极为真实可信的。阎真没有把聂致远塑造成一个文化英雄和知识精英。他敬仰文化英雄和圣人先贤，他沿着圣人和先贤的行为准则寻求精神指引，所以，只要他去北京，都会去曹雪芹的故居凭吊、追寻。在与世俗对抗和纠缠的过程里，他只是坚持和坚守了自己应该坚持和坚守的。他知道，做人不能屈从功利冲动和内心欲望，人心有病，须是剥落，方得清明；做人要做素心人，不能做杂心人，可是面对权和钱巨轮般的力量，他感到沿着圣人指引的方向走，是螳臂当车，那些圣人是来给人瞻仰的，不是来给人效仿的。所以，为了好好活着，他不得不一次次委屈自己、牺牲尊严。难能可贵的是，为了顾全大局，他虽然委屈过自己，却没有扭曲过自己；他虽然牺牲过尊严，却没有牺牲过良知。因为，他有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节，他始终坚持着一个老师的责任，坚守着做人的底线。他借用一个学生的短信表明自己的心迹：你站立的地方，便是你的中国；你怎么

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就没有黑暗。为了尽到一个老师的责任，坚守做人的底线，他每次都会为了学生间的公平竞争而与院校领导据理力争，每次都以自己微小的力量维护学生的权益公平，每次都在力争无效的情况下自责难过。正高级职称评定厮杀剧烈时，他没有听信同事的鼓动，去告密旁人。自己有机会结识学界名流时，他没有溜须拍马、曲意逢迎。自己有能力为别人评职称时，能够坚持公道、唯才是举。他用自己的坚持和坚守告诉人们，活着之上是什么：活着之上是良知，活着之上是精神，活着之上是灵魂，是良知、精神和灵魂锻造出的人的品格。

《活着之上》除特别锻造了聂致远这类普通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也客观描述了蒙天舒、金书记、赵平平、范晓敏、陶教授等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品格。阎真通过对这个世界生活景象、时代景象和精神景象的真实呈现，把这群人的生活品格描绘得淋漓尽致。蒙天舒天性聪明，不损人害人，却削尖脑袋利己，他左右逢源，处处得利，是这个时代生活的最大得利者和最好享受者。金院长处处小心谨慎，事事唯命是从，平庸无为，不讲原则，是这个时代生活最基本的附庸者。赵平平身处底层，既有追求、不甘平庸，又能隐忍、不怕吃苦，是这个时代里把钱缝进肉里取出来需要动大手术的最草根的劳动者。陶教授是生活中看破红尘、不思进取的认命者。而以范晓敏为代表的学生，则是时代生活中被污染的可悲者。他们都是常态的人，常态的生活和常态的人生。每个人活着的智慧和能量，都在现实的时代景象里，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景象、人生景象和精神景象。在这种不同的景象里，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每个人都活得不卑鄙，每个人都活得很坦然，每个人都活得可理解。时代和生活，时代和人生，时代和世

界，都最终以不同的方式达到了和解，得到了共生。这就是时代。这就是生活。或者说，这就是时代的生活和生活的时代。更多的人，都只是在这个时代里随波逐流地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而不是脱胎换骨地等待灵魂的洗礼，所以，我们看得更多的，是生活的品格而不是精神的品格。同样难能可贵的是，阎真对每一个人和每一种现象的描写，都没有咬牙切齿、尖酸刻薄，更没有厌恶和仇恨。相反，他都抱着一种善意，善意地给出每一个人为什么会如此活着的理由，善意地给出每一种现象为什么滋生的合理性，从而使得作品尽管是对时代和现实的深刻反思和批评，却也对人生和世界有着温润敦厚的真切理解和宽容。作品的硬度和温度，作品的筋骨和风骨，就得到了较为完美的融合和统一。这就让我们看到，活着之上，还有善意和仁爱，还有理解和情怀。没有善意和仁爱的世界，是可怕无情的世界。没有理解和情怀的世界，是无法和谐进步的世界。

这也许是阎真的《活着之上》所拥有和期待的文学理想和情怀。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

《活着之上》所思所想

阎真

写《活着之上》这部小说，我思考了三年，记了近两千条笔记，写作两年，修改一年，每个月修改一遍，共修改了11遍。应该说，态度还是认真的，对文学也是虔诚的。

我为自己设定了几个目标。

第一，在历史层面，我想写出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他们在时代背景下的价值犹豫与徘徊。因为这个目标，写作是绝对忠于生活的，也可以说是对生活零距离的表现。有的读者说这部小说是写“学术腐败”，我想说，这不是我的核心表达。我的小说是非常平和的，哪怕是写负面因素，也有着存在意义上的可理解性。有人说，现在高校的状态是功利主义的教师培养出功利主义的学生，更激烈的表达是“招天下英才以毁之”。我觉得这样的表达可能还是极端了一点，与普遍的真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种激愤固然不是空穴来风，但大多数教师在争取自身的生存空间之

时，还是能够像小说的主人公聂致远一样，守住良知的底线，我在这部小说中还是想表达理想主义对人们的召唤。

第二，在文化层面，我想探讨一下，传统文化在今天在多大程度上还有着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的意义？我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意义的，特别是在人格操守、义利之辩这些方面。有朋友看到草稿说，小说中以曹雪芹为代表的那些文化人物表达的精神力量，还是很难平衡现实生活功利欲求的牵引，这就像一杆秤，所称的物体太沉重，秤砣打不住。这也是我在写作中最纠结的问题。多少次我在心中问自己，小说中所推崇的那些文化英雄所代表的那种精神，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在这个时代，是不是现世的自我已经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定了意义和价值的边界？

也许，活着真的就是一切，活着之上则是一个不真实的命题。这种纠结使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动摇，以至失去信心。使我坚持下来的因素有两点。

第一，古代那些文化英雄是真实存在，而非虚构。他们以自己的血泪人生证明了，现世的自我并不是最高的终极的价值。

第二，我身边有些同事也的确活得相当的从容而淡定，以至优雅，而不是在现实功利面前放弃所有原则和信念。当然，传统文化并非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资源的全部，有的朋友也指出了小说没有写出知识分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的小说的确也没有做更大的展开，如中西文化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等等。那需要一个大得多的结构，艺术上也不好处理。就我给自己选择的目标而言，我把小说定位在义利之辩这个范围内，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命题之一，也是当代生活现实与传统文化进行艺术上的对接最恰当的接入口。小说在这个方向上还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这也让我感到，小说不论你怎么写，局限性总是

存在的。

第三，在思想层面，我想从具体的生活表现中提纯出具有一定形而上意味的话题，即活着与活着之上，两者在当下的生活语境中，价值上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平衡？活着固然是一种真实的甚至可以说绝对的价值，但活着之上的价值是不是同样也具有真实性和绝对性？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在生活中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就像小说主人公聂致远所想的那样：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因此，这是一部关于意义的小说。活着固然是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但这并不是意义和价值的边界。活着之上的意义和价值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此，对知识分子更是如此。这种价值，是我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曹雪芹……用生命给予了证明的。无论有什么理由，我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这种矛盾永远存在，从屈原到曹雪芹，历史上的文化英雄们的选择也摆在那里。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我们以精神力量呢？

第四，在艺术层面，我试图将上述有着重要意义的话题，融入对日常生活的感性描写之中，也就是说，这些话题并非凭空虚蹈，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实，或者说，这些话题是接地气的。我试图在写作中追求一点点思想和艺术的原创性，实现自己用毕生的才情和心血去寻找自我表达的艺术理想。

这些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我不敢说。我只能说，我以对自己、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读者能够喜欢，这是我的愿望；喜欢之后能够停下来想一想，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活

着

之

上

小时候曾看到很多人离开这个世界，这在鱼尾镇总是一件大事，也是我们的节日。鱼尾镇坐在伸入流泽湖狭长陆地的尾巴上，只有一条泥土公路通向华源县城，非常的寂寥。镇上每一点响动都是大事，比如谁谁两公婆吵架了，比如谁过生日请了多少桌，更何况谁家有人老去。

得到了消息我们会奔走相告，“谁家死人了！静虚寺的和尚会来念经了！会放鞭炮了！”最令我们兴奋的是出殡。邻里们事先被告知吉时，就会在自家门前横卧一挂鞭炮，在出殡队伍过去时点起来，炸得震天地响，盖过了唢呐声。这是对逝者最大的敬意。孝子捧着遗像走在队伍前面，呜呜地哭，可谁家的鞭炮更长、更响，他心里都有数。那鞭炮声后面有很多意味，人情的厚薄，关系的亲疏，都在里面了。谁家出殡得到的鞭炮最多、最响，就最有面子。这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不是小事。小镇上的人们除了穿衣吃饭，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情和面子了，这几乎就是活着的理由。最威风的一次是镇长的妈妈去了，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横卧几排鞭炮，炸起来惊天动地。人们用手捂着耳朵，通街都是白色的浓烟，看不清对面的人，只见人影晃动。许多小孩的身影在烟雾中跳来跳去。很多人被呛得咳嗽，捂着鼻子，却没人愿离开这多年难得一见的热闹。浓烟散去，通街的鞭炮屑堆了有

几寸厚，望过去就是一条红彤彤的街道，走在街上隔着鞋也会感到热烘烘的。这让大家羡慕了好多天，镇长到底是镇长啊！

让我们这群孩子眼红心动的就是那些鞭炮，孝子没有过去，大家都盯着，不能动，这是规矩。当孝子过去了，棺材过去了，吹唢呐的也过去了，就有大胆的孩子在烟雾的掩护下猫着腰冲上前去，一脚将鞭炮踢出几米远，想逃离主家的视线，准确地踏灭火头，一手捞起来，拖着，跑到人群之外，这鞭炮就是他的了。这时鞭炮的主人会骂起来，看清了还会提着名字骂，因为他的人情被截断了。抢到鞭炮的孩子扬扬得意，以英雄的豪迈对周围的孩子说：“捡几个烟屁股来，让你放几个，让你也放几个！”烟屁股找来了，点燃，轻轻吸着，把鞭炮引线凑上去，一颗一颗甩向空中，一根指头指着飞出的方向说：“听，听！”我的几个玩伴就这样学会了吸烟，成为了铁杆烟民。他们的英雄气概激发了我的野心。终于有一回，我也明火执仗地从烟雾中抢出一挂鞭炮，顾不得有人在身后喊：“致远伢子，你不怕我叫你爸爸挑断你的脚筋！”那是特别长的一串，我找了根竹竿挑起来，吆喝着：“看，看！”在孩子丛中冲出冲进。大家都承认这是我的私有财产，没人上来打劫。我依着平时关系的远近分给他们几颗十几颗，很是得意。其实那一次我特别倒霉，裤脚被炸开了，棉花裸露着卷了上来，被妈妈死骂一顿；还有李家的女人居然找上门来控诉我的罪行，反复叮嘱我爸，你家聂致远要好好管教。爸爸当时就脱下棉鞋来教育我，若不是爷爷横过拐杖拦着，我就得饱餐一顿死打。

这就是我对生命离去的最初记忆。让我有点疑惑的是，对